

德国当代最畅销作家

三对夫妻的 钥匙游戏

孔萨利克惊险言情小说集

孔萨利克(德) 著

吴彦飞 译

华夏出版社

三对夫妻的 钥匙游戏

孔萨利克(德) 著
吴彦飞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对夫妻的钥匙游戏/(德)孔萨利克著;吴彦飞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1

(孔萨利克惊险言情小说集)

ISBN 7-5080-3264-0

I. 钥… II. ①孔… ②吴… III. 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0555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

850×1168 1/32 开本 8.625 印张 214 千字 2 插页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12.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1967年阳光明媚的一天。阿根廷航空公司的一架客机正点到达慕尼黑国际机场的上空,开始着陆。飞机沿着跑道滑行了片刻,螺旋桨的旋转速度慢了下来,最后飞机停在了候机大厅的门口。行李输送带和电梯开始转动起来,候机大厅响起空中小姐甜美的声音:“168次航班,从布宜诺斯艾利斯起飞,途经里约热内卢、达卡、卡萨布兰卡、巴黎、科隆、法兰克福已经抵达慕尼黑国际机场,168次航班……”弗里德里希·沃博特站在办理入关手续的柜台边,透过玻璃窗向停机坪望去,巨大的机身像一只银色的大鸟,在阳光下闪着金属的光泽。由于大多数乘客已在巴黎和法兰克福下了飞机,一眼望去,只有大约十个人向候机大厅方向走来。

“就是他,没错的。”沃博特向宽大的玻璃窗走近了一步,喃喃自语道。虽然夏天早已经过去,而且今天还是个少有的清秋天,他一身浅米色西装外面还是罩着一件得体的风雨衣。通向机场方向的门次第打开,旅客们推着行李车,耐心地等候海关例行检查。

沃博特挥舞着双臂,“喂,奥斯塔先生,奥斯塔先生,在这里,”他大声喊着,“欢迎来到德国。”

排队办理入关手续的队伍中,一个高大健硕的男人同时向他挥手致意。沃博特估摸他得有一米九十公分高,肩膀宽厚,很像是从拉美发了横财的成功商人——古铜色脸庞线条分明,头发微微卷曲,嘴唇比较薄,下巴坚强有力,一双蓝眼睛炯炯有神,但显得很冷酷。左面颊上一道伤疤仿佛是学生时代击剑决斗的纪念。在他身边站着一位身穿豹斑大衣的漂亮女人,豹皮的花纹衬着她乌黑的长发。对女人稍有了解的人能一眼看出,这种用猛兽皮毛制作的衣服对她的确再适合不过了。她幽幽闪动的瞳仁,棕色脸上的美人痣让人相信她的祖先可能是原始部落的原居民。一身得体的橙红色外套更让她苗条的身材曲线毕露,当她走动的时候,高耸的

胸部也随之轻轻颤动。看到沃博特向这里挥动双手，她笑着扬起手臂，也招了招手。

“看看这个奥斯塔吧，”沃博特轻声嘟囔一句，“一路上的时间肯定都用来泡妞了。”他向那位漂亮女人微笑致意，并优雅地轻轻鞠了一躬，暗自巴望奥斯塔能给自己介绍一下这个迷人的小可人，最好有机会吻一吻她的手。

箱子被打开,连内衣等也被翻开,海关检查人员熟练地用手指在箱子内四下触摸几下。

“OK, 下一个。”

这样人们就可以进入德国了。

沃博特大步流星地迎了上去,和奥斯塔像老朋友似的握手问候,其实他们之前还从未见过面。

“欢迎,欢迎,”沃博特大声说道,“您跟我想像中简直一模一样,真是字如其人——怎么样,旅行愉快吗?”

“非常有趣的旅行，谢谢。”奥斯塔打量着沃博特，仿佛他是画廊里待售的一幅画似的。”

“您跟我想像中的也差不多。不过,说实话,一开始我还把您想像成一个典型的德国企业主。那是因为您的第一封信中让我感觉严谨得近乎军事文件的行文。虽然后来写信的风格随和了许多,但我还是没有想到,第一次见面就和您有一见如故的感觉。”

“您的坦诚让我感到很高兴。”

沃博特正了正自己的真丝领带答道。当他把目光转向那个身着豹斑皮大衣的女士时,发现她正站在一边冲着自己微笑。“我相信,除了生意上的合作,我们在其他方面也会很合得来的。”他靠近奥斯塔,压低了声音说,“您的旅伴正等着跟您道别呢。”

奥斯塔笑了起来，他的笑声散发着十足的男人魅力。“来，我亲爱的朋友，”他搂着沃博特的肩膀，把他推到豹斑大衣女人的面前，“这是弗里德里希·沃博特。我们开始的估计错了，美人儿，这

是我们志同道合的朋友。”沃博特有点不知所措地看着这位漂亮的豹斑大衣美女,这可能是他这辈子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了。奥斯塔转向沃博特,“这位是丽塔·卡玛奥。直说了吧,我的情人,我们在一起已经有三年了。丽塔是加速我血液循环的良药,跟她在一起的时候,你的血压永远都低不了。她简直就是让我保持年轻的不老药。”

沃博特握住丽塔纤细的手,吻了吻。奥斯塔在丽塔面前毫无遮掩的话让他感到很尴尬。丽塔手上的香水气息让他感到陶醉,他想,不管她是什么样的人,绅士风度还是要保持的,没有必要把那些话都说出来。

“很高兴,彼德有了个新朋友,”丽塔的德语流利而标准,几乎没有口音,“让我们也成为朋友,好吗?”

沃博特感到一阵发热,脸不禁红了起来,这让他感到十分恼火。“今天真是我的幸运日!我要张开双臂欢迎这个提议。”

“那还等什么呢?”

丽塔把身体靠了过去,沃博特象征性地在她的面颊上吻了吻。当他们四目相投时,沃博特不禁发现,丽塔眼睛里充满了恋爱中女人才有的那种无限风情。“哦,老天,如果能把她抱在怀里的话……”他冒出了这个念头。

奥斯塔又笑了,笑声中充满稳操胜券的自信和阳刚。他拍了拍沃博特的肩膀,“丽塔已经习惯了让男人为她而心碎,并踩着他们破碎的心往前走。老兄,你是不是也要成为她的铺路石了?”

沃博特尴尬地冲丽塔笑了笑。男人之间真是没有秘密可言,他想,彼此彼此,这时再遮遮掩掩地就显得太幼稚了。此时口无遮拦的实话已经不再显得那么刺耳了。

不过沃博特心里还是感到这样的话有些过分。他想到了自己的家庭、婚姻和艾娃,想到他这些年来生活和光环背后的空虚。

这个时候谁也不清楚奥斯塔是什么人,他为什么要来德国?

沃博特自己开车。他在格林瓦特里有幢别墅，是座长方形的有着很宽大烟囱的白色建筑。高高的篱笆后面是一个游泳池，玫瑰花园里还有一个茶室和网球场，而这一切从公路上都是看不到的。绿地周围都是高大的树，人们在篱笆外踮起脚来也只能看到一些红色的房顶而已。

沃博特按了三次喇叭，电动门缓缓打开，他们沿着由灌木丛围合而成的车道前行，最后停到了大理石台阶前。

“我的天！”坐在沃博特身边的奥斯塔突然发出一声感叹——一个年轻的红头发女人正推开宽大的落地玻璃门往外走，她一身白色带碎花的束身外套，显出修长美丽的腿部曲线。红色的头发打理出一个很时尚的发型。

“我的夫人艾娃。”沃博特把车停下，不无骄傲地介绍。

“我的天哪，老兄，告诉我，这样的美人你是从哪里找到的。”

“美人不只是阿根廷才有，”沃博特说着从反光镜里瞟了一眼身后的丽塔。

“艾娃以前是时装模特，我们在杜塞尔多夫的时装表演会上认识的。我很高兴有个美满的婚姻。”

“当然，有美人相伴的婚姻当然幸福。”

奥斯塔第一个跳下车，迎着艾娃走了上去。他的男人魅力，风度，包括他灰色的眼睛和健硕如运动员般的身材让艾娃仿佛感到有股电流从身体中通过。她睁大了眼睛，几乎呆住了似的接受奥斯塔的吻手礼，甚至连奥斯塔对她美貌的赞美之辞都没有听真切。接着她看到丽塔有如一只骄傲的孔雀从车上走下来，丈夫沃博特站在她旁边，嘴角藏着不易觉察的微笑。

“奥斯塔先生，欢迎您来到德国，”艾娃的声音比较浑厚，和她的外貌十分不相配，“我希望您很快能感到跟在自己家里一样。”

“我已经感觉像到了自己家里了，尊敬的女士，您的热情让我感觉我们仿佛是相识多年的老朋友了。”奥斯塔握住艾娃的一只



手,看着她慌乱的眼睛,“请允许我说,您简直是个完美的女人,第一眼看到您,我就被您吸引住了。”

艾娃大声笑了起来。“我丈夫看上去也被深深吸引住了。”

奥斯塔回过头来,看见沃博特正扶着丽塔往这走过来。看得出,和丽塔肌肤相亲让沃博特感到十分受用。

“丽塔就像一条蛇,”奥斯塔语调轻松地说着,像老朋友似的把手搭到艾娃的肩膀上,“行家不会只去欣赏它光亮的蛇皮,而更会想到它的毒牙。您美丽的红头发、绿色的眼睛和雪白的皮肤美得让人吃惊,尤其是我多年来都和热带丛林中的土著和大猩猩生活在一起。您的红头发是真的吗?”

“是的。”

“我一直都怀有一个梦想,去征服一座火山。”奥斯塔轻声说道。

艾娃没有答话,但是当她推开宽大的落地玻璃门,走在厚厚的地毯上的时候,脚步似乎变得轻盈而如舞动一般。

奥斯塔就这样抵达了德国。

这一天与往常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然而,随之而来的却是一个异乎寻常的可怕经历。

就在这架阿根廷航空飞机在慕尼黑降落前四小时左右,位于波恩的联邦宪法保护电传中心收到来自巴黎的一份传真。传真是从宪法保护中心科隆总部翻译后转发过来的。

“根据线人情报,近日有人搭乘某架次飞机进入德国。此人为三个局势动荡的拉美国家非法购置武器。国防情报中心请求协助抓捕此人。此案政治背景复杂,属一级保密。暂无关于此人的姓名与特征描述,因为线人无法获取更详尽的情报。注意,此人是个危险人物。”

“真是一堆狗屎情报。”信息处长赫波特·布克曼看到这样一份

需要处理的传真粗暴地骂了一句。这种情况下“需要处理”就意味着让你去抓一个影子，结局往往不能带来什么荣誉，而是让人感到颜面无光。

“这叫我怎么开始办案?”布克曼仔细看过这份传真后,在电话里向他在科隆的上司抱怨,“您是不是以为这个家伙会主动送上门来,向我们招呼,‘我在这儿呢’。”

“恐怕不会这样。”

“这样的情报简直就是扯淡,这让我们从哪里开始下手?”

“正是因为这样，布克曼，我才会把案子交给你去处理。”电话那头像是块止疼贴膏，在引诱他接受这个任务，正如色拉苦得难以下咽，上面撒点糖就会好点。“您是这方面的专家，从现在起，您就专门关照这个从拉美来的军火贩子就行了。”

“至少应该知道他从哪个国家来的吧。”

“阿根廷。”

“总算有点有用的东西。”布克曼对着话筒深深叹了口气。上司能正确认识下属的心理需求的确是件不错的事情。

“那好吧，我开始工作了。”

“祝你手到擒来，布克曼。”

下午。

从布宜诺斯艾利斯起飞的班机抵达慕尼黑后的五个小时，布克曼赶到了慕尼黑。他马上和美国中情局取得联系，以节约自己的工作量。他相信，美国人已经把所有旅客名单都准备好了，而且小伙子们还在不断把新名单送上来。

来自宾夕法尼亚的布利廷少校接待了这位德国同行,并递给他一杯威士忌,而干酪和口香糖被布克曼礼貌地谢绝了。

“目前为止有四百个人的名单在这里，”布利廷少校忍住一个哈欠，“还会有更多，真不知道华盛顿方面是怎么考虑的，让我们把

半个德国都审查一遍吗？”布利廷的德语说得不太利索，不过布克曼有和这样的德语打交道的经验，能应付。

“为什么把所有抵达慕尼黑机场的旅客名单都弄过来了？”布克曼奇怪地问。

布利廷用同情的目光看着他的德国同事，“情报显示，这家伙在慕尼黑下的飞机。”

“这我知道，即使这样你们也不必把所有人的名单都搞到，那得有好几千人呢。”

“说的是，”布利廷少校一口干了他的杯中酒，“华盛顿的小伙子们大概脑袋进水了吧。”

“我只要看从拉美来慕尼黑的名单。”

布利廷笑了，又给自己倒满了一杯。“你认为那个家伙会是傻子吗？不，他聪明得很，我的朋友。如果他要来德国不会直接从布宜诺斯艾利斯飞来的。这些人都是天才，他们会在此前转三四次飞机。如果他够聪明，他还会绕道北方，从奥斯陆坐船入境，”布利廷少校又叼起一块干酪。“地球是圆的，他可以从任何地方进入德国，当然除了从东边。要是知道这个家伙的长相也好办多了，最好是个斜眼或者大蒜头鼻子什么的。可惜，什么都没有。”布利廷用同情的眼光看着布克曼，“你想怎么办，我的朋友？”

“把从拉美起飞的飞机旅客名单给我看看。”

“真是德国人的倔脾气。”布利廷把一个硬皮本推到布克曼的面前，“给，一共三架飞机，分别来自巴西、阿根廷和智利。这一架是旅行社包租的飞机，是一些大富翁去参加啤酒节和莱茵河葡萄采摘活动的。”

“排除。”布克曼打开本子，研究从巴西和阿根廷来的旅客名单，人数没有他所担心的那么多。“总共有四十九个怀疑对象。”

布利廷少校撇了撇嘴，“这个拉美家伙我就交给你了。至少这份名单你复印一份吧。希望你的好运气挡都挡不住。你打算怎么

办？”

“我会把这个家伙带到波恩去。至于怎么处理这个家伙，那就是头儿们讨论的事情了。”

布克曼又在布利廷少校那里待了两个多小时，他们一起吃了只烤鸡，喝光了半瓶威士忌，又一起看了从机场指挥中心转来的最新的旅客名单。“又一架从南美来的飞机，”布利廷嘟囔着扔过一份新的名单，“PAA，从秘鲁来的，有十九个人在慕尼黑转机，四个在法兰克福，九个在科隆，来，干一杯。”

布克曼告别了布利廷少校，带着那份名单驱车回到了饭店。真是太可笑了，他把外套扔到床上，走到窗户边，脚下是傍晚时分繁忙的交通、拥挤的车流和摩肩接踵的行人。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来到慕尼黑这样的城市，要想找到他，只能靠运气和上帝的安排了。

在沃博特家。一个安静的晚上。

艾娃从一家很好的馆子订来了冷餐，沃博特打开一瓶最好的葡萄酒，后来又开了瓶香槟。奥斯塔讲他在原始森林里捕蛇的经历，丽塔则不断地给男主人抛过去充满柔情的眼神。很自然地，女主人和奥斯塔，男主人和丽塔坐到一起。他们并不是坐在桌子边，而是分别在客厅两个不同的角落。落地灯散发着柔和朦胧的光。

“您真是太美了，”奥斯塔深深地看着艾娃绿色的眼睛，“单眼看您一眼，就值得我从南美飞到德国来。”

“您家有个游泳池，”客厅的另一头丽塔对沃博特说，透过宽大的落地窗她朝着一个平台望过去，“我最爱游泳了，在我们那里人们随时都能游泳。”

“我的泳池是温水，恒温 23 摄氏度。”

“现在就可以游泳吗？”丽塔兴奋地问。

“理论上当然没有问题。”

池中,而是沿着泳池绕了一周,让射灯把自己的身体映射得五彩斑斓。奥斯塔不禁鼓起掌来,并用胳膊肘捅了捅沃博特。

“自然界变化是如此之大,”他说,“动物界里,雄性为了吸引雌性,又是展现羽毛,又是引吭高歌,而在我们这里主动展现美丽的是她们女人,真是快活的人类。看,你喜欢的来了。”

丽塔从房间跑出来,一身黄色的泳衣,可是看上去更像是健康的肤色,黑色的长发随意地披散着。

“太迷人了,”沃博特感到嗓子有点干,“有这样的美人相伴,全世界都会嫉妒你的。”

“全世界也都会嫉妒你的艾娃的,我的朋友。在这方面我们是不分高下的。”

在艾娃的建议下,大家在泳池边开香槟,饮酒取乐,一直到深夜。互道晚安时,艾娃给奥斯塔一个疯狂的吻,好像窒息的人渴望新鲜空气那样,而丽塔也吻了一下沃博特,拥抱着他,纤细的手指轻轻在他的脖颈抚摩着。沃博特感觉浑身有如过电般一阵酥麻。

“朋友们,”一阵拥抱热吻过后,奥斯特摇晃着身子,带着几分醉意地大声说道,“生活万岁!回家万岁!”“你多长时间没有回德国了?”沃博特问道。丽塔躺在沃博特怀里,胳膊他的下巴。

“让我好好想想,嗯,21年了。嗨,回忆这些有什么用,只要拥有未来就可以了。做成这笔生意,我们就可以舒舒服服过到老了。”

这个晚上就是这样度过的。沃博特房间的灯光熄了,艾娃已经睡下,奥斯塔疯狂如吸血天鼠般的吻让她嘴唇一阵阵发烫。这种深入骨髓的狂乱的感觉让人无法拒绝。

丽塔裸着身体,头发用毛巾拢着,在客房的浴室冲了个淋浴,然后回到房间。奥斯塔穿着宽大的睡裤,坐在床边正往脸上擦护肤霜,丽塔美丽的裸体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就像农民对自己的奶牛熟视无睹那样。

“一切都还顺利吧。”丽塔弄乱他已经梳理好的头发，奥斯塔嘟囔着点点头。

“一切都正如我的期望那样，沃博特是一只不小心啄光了整盒荷尔蒙片的公鸡。”

“那个红发女人也是火辣辣的一个。”丽塔在奥斯塔身后躺了下来，她总是习惯裸睡，正如她自己所说，要享受每一个汗毛孔带来的快感，让周围的一切都在撩拨着自己的身体。她修长的腿抵在奥斯塔的后背，“接着怎么做呢，你溜进艾娃的卧室，或和她在哪里幽会吗？还有那个沃博特，他已经提出想带我离开一会儿去煮茶。我对他说，我更爱喝香槟。”

“聪明的孩子！”奥斯塔的面部按摩结束了，他站起来，身体不再摇晃了。奥斯塔的座右铭是，偶尔向别人展现一下自己的弱点，如爱酒，女人，唱歌等等，以博得别人的好感。这些弱点往往能成为人的通行证，因为这些别人能够理解，有同感甚至希望自己也有这些弱点，而这些弱点在衣冠楚楚的绅士中间最为盛行。

“一切都按我们的计划进行，丽塔，饥饿的鱼更容易上钩。你和沃博特先缓一缓吧。”

“那你和那只红色猫咪呢？”

“保持诱人的距离，等到时机成熟再去慢慢享用，烤透的鸡肉味道才特别的鲜美。”

他穿上睡衣，又轻轻拍打了几下自己的脸，好让润肤霜中的营养成分能深入皮肤，然后躺在赤裸的丽塔身边，羽绒被让丽塔的头发表得湿漉漉的。

“有点热，是吗？”奥斯塔问道，丽塔点点头。她扯掉毛巾，侧过身来，用她几乎纯黑色的眼睛盯着奥斯塔。

“看着我。”她的声音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奥斯塔不禁咧开嘴笑了。

他转过头，看着丽塔美丽的仿佛涂了橄榄油似的褐色身体。

“我要你爱我！”丽塔的声音几乎是命令，“你知道的，我每天都要你爱我。”

奥斯塔看了看自己腕上的金表，“凌晨五点了。”他的语调听上去像是责备，又有点拒绝。

丽塔用头在枕头上摩挲着，苗条的身体微微颤动着。

“来吧。”她带着抑制不住的兴奋央求。

“现在还要……”奥斯塔叹了口气转过身来，把丽塔搂在了怀里。

第二天开始忙碌起来。沃博特在他的联合电机厂工作到很晚才回家，这让艾娃求之不得，因为这样她可以和奥斯塔单独多待一会儿，但是她的愿望落空了。奥斯塔和丽塔一整天都在忙着看房子，据说是要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百万富翁朋友在慕尼黑物色一座别墅，为他一个失宠的德国女友作补偿。

关于找房子的事他们没有说谎。奥斯塔和丽塔几乎找遍了慕尼黑比较大的房产中介商，并让他们带着四处去看空置的别墅。他们对想要租住的别墅要求很明确，老式的风格，两层，房间多，安静，偏僻一点，要有一个很大的花园可以停车。“我们有很多朋友经常来造访，因此至少要有十间客房。”奥斯塔对中介商说。

在普遍流行平层别墅的时代还能找到这样的房子吗？一个中介商在七天之后果然发现了一处这样的别墅。在布根豪森，一条交叉路边上，是一个老式、灰色的砖石结构别墅，花园有些荒芜，一个入口，一堵墙。

“就是它。”奥斯塔显然很满意。

“这是一个石油商人的别墅，他死于癌症。他没有孩子，继承人是他的侄子和表妹。这些年轻人，对维修这些，啊，您明白，老房子不感兴趣。买主也不愿要这样的房子，必须先拆后建，费时费钱。您果真要租下这幢别墅吗？”中介商对这笔生意有些不能相

信。

奥斯塔点点头，“我要马上租下它，明天这里就开工装修。”

中介商耸耸肩，让客人自己看着去办吧。疯子永远都不会从地球上消失的，他想，这样的笨蛋真应该从南美进口一些过来……

仅仅几天之后，这座别墅的内装修就变得让人认不出来了。奥斯塔在谈价钱时很是大方，这也促使工人们把活做得又快又漂亮。木工、漆工、电工、装饰工把工程安排得有条不紊，相互间还进行了很好的配合。柔软的吸音地毯铺得平平整整，原有的旧石膏线又显出雅致的光泽，大理石台阶上铺了一块波斯方毯，灯具店给安上了水晶大灯。

法式的床是专门在瑞士的一家公司定做的，床架上安装了精密的照相机，只要床垫上的重量产生变化，相机就自动启动，并可悄无声息地连续拍照。相机的镜头被巧妙地掩藏在床头的木雕刻花中间。

从外表上看，这座别墅像一座破败的城堡，而内部却是仿佛神话世界般的富丽堂皇。工人们拿着不菲的小费走了之后，奥斯塔骄傲地在几个房间巡视了一番，“我所要的就是这样的气氛，丽塔，它能让人的灵魂变成歌唱的夜莺。”奥斯塔说道，“我有一种感觉，不久以后，从米兰到斯德哥尔摩人们都会谈论着这座别墅。”

接下来的工作奥斯塔是留给自己的。他在每一间客房都安置了几个同样被巧妙地遮掩着的麦克风。

一个麦克风装在窗幔后面，道貌岸然的男人站在窗前，看到凋零的花园常常会生出诸多感慨，变得浪漫起来。

一个装在梳妆台后面，男人习惯在女人打扮自己的时候从身后抱住她，此时他们谈论的内容可能会很有用。

还有一个在洛可可风格的桌子上方的吊灯上。吃饭、喝酒的时候看着对面的动人尤物男人经常会管不住自己的舌头，说出一些平日里不能说的话来。

床下两个，还有一个安在特制的床头里。

“检查一下，丽塔，”奥斯塔说，这四天来他一直在忙着打孔，埋电线，安装这些高敏感的麦克风。“坐到梳妆台前去。”他打开隐藏着的录音机，走到坐在镜子前面的丽塔身边，开始吻她的颈部。丽塔轻声的呻吟听起来十分真切，也毫无造作之感。奥斯塔用双手抚摩着丽塔的乳房，丽塔在座位上挺起身子，双手向后抓住了奥斯塔的头发。

“你快要把我弄疯了，”她轻声说道，“彼德，我可要警告你啊……放手……哦……我又不是块木头……你这个坏家伙……我要咬你的手啦……”

丽塔扭动着身体，她的黑眼睛闪闪发光，睁得大大的。奥斯塔的微笑让她感到身体内一阵阵兴奋，丽塔从座位上一跃而起，转身紧紧搂住了奥斯塔的脖子。奥斯塔低沉地笑着，从肩膀上擦下她夏天的衣裳，轻轻咬着她的乳房。

“我……要抓破你的脸……”丽塔呻吟着，在他怀里像只发怒的小猫似的乱动，“快放手……哦，天……我快要疯掉了……”奥斯塔一下把丽塔高高举起，扔到了床上。丽塔的高跟鞋接着飞到墙上。

过了一会儿，他们坐到床边，把磁带取出来听。麦克风的效果好极了，细微的声音也没错过，包括小声的叹气，丽塔在奥斯塔耳边的轻声细语。丽塔自己听了都有些脸红，奥斯塔满意地点点头。

“这才叫麦克风，不是吗？”他骄傲地说，“连老鼠的梦话都能录下来。宝贝，你真是激情似火，而这样的设备最适合你。”

“你做的事可真卑鄙，”丽塔生气了，“快把磁带消掉。”

“要从头到尾地听一遍，试听的时候要有耐心，否则我们的处女作就白费了。快到你说我愿意为你而融化的地方了。”

丽塔一下跳了起来，“我恨你！我恨你！”她大叫起来。

“爱和恨总是密不可分的，”奥斯塔用嘲笑的口气说，“我们可